明史/卷26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明史
卷二百六十
列傳第一百四十八　楊鶴 陳奇瑜 熊文燦 練國事 丁啟睿 鄭崇儉 邵捷春 余應桂 高斗樞 張任學

►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盧象昇 劉之綸 丘民仰

○楊鶴〈（從弟鶚）〉陳奇瑜〈（元默）〉熊文燦〈（洪雲蒸）〉練國事丁啟睿〈（從父魁楚）〉鄭崇儉〈（方孔炤楊一鵬）〉邵捷春余應桂高鬥樞張任學

楊鶴

楊鶴，字修齡，武陵人。萬曆三十二年進士。授雒南知縣，調長安。

四十年擢御史，上疏請東宮講學。且言：「頃者，愛女被躪於宮奴，館甥受撻於朝市，叩閽不聞，上書不達，壅蔽極矣。」時壽寧主婿冉興讓為掌家宮人梁盈女、內官彭進朝等毆辱，公主三奏不達，興讓掛冠長安門去，故鶴言及之。

尋出督兩淮鹽法，巡按貴州。貴州接壤烏撒，去川南敘州千里，節制難。土官安雲龍死，其族人與沾益安效良爭印，構兵三十年，後竟為效良所據，其父紹慶又據沾益州，皆川、雲、貴咽喉地。鶴請割烏撒隸貴州，地近節制便，可弭後患，朝議不決。未幾，效良為亂，如其言。貴州土官以百數，水西安氏最大，而土地、戶口、貢賦之屬，無籍可稽。鶴乃檄宣慰安位盡著之籍，並首領目把主名、承襲源委，悉列上有司。自是簿牒始明，奸弊易核。事竣，不候命徑歸。久之，還朝。

楊鎬四路師敗，鶴薦熊廷弼、張鶴鳴、李長庚、薛國用、袁應泰，言：「遼事之失，不料彼己，喪師辱國，誤在經略；不諳機宜，馬上催戰，誤在輔臣；調度不聞，束手無策，誤在樞部。至尊優柔不斷，又至尊自誤。」當事惡其直，將假他事逐之，乃引疾去。丁外艱。天啟初，起太僕少卿，擢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南、贛。未任，丁內艱，而廣寧又敗。魏忠賢以鶴黨護廷弼，除鶴名。

崇禎元年，召拜左僉都御史，進左副都御史。鶴上言：「圖治之要，在培元氣。自大兵大役，加派頻仍，公私交罄，小民之元氣傷；自遼左、黔、蜀喪師失律，暴骨成丘，封疆之元氣傷；自搢紳構黨，彼此相傾，逆奄乘之，誅鋤善類，士大夫之元氣傷。譬如重病初起，百脈未調，風邪易入，道在培養。」時以為名言。

先是，遼左用兵，逃軍憚不敢歸伍，相聚剽虜。至是，關中頻歲祲，有司不恤下。白水王二者，鳩眾，墨其面，闖入澄城，殺知縣張耀采。由是府谷王嘉允、漢南王大梁、階州周大旺群賊蜂起，三邊饑軍應之，流氛之始也。當是時，承平久，卒被兵，人無固誌。大吏惡聞賊，曰：「此饑氓，徐自定耳。」明年，總督武之望死。久之，廷臣莫肯往者，群推鶴。帝召見鶴，問方略。對曰：「清慎自持，撫恤將卒而已。」遂拜鶴兵部右侍郎，代之望總督陝西三邊軍務。至則大梁、大旺、王二已前誅滅，而繼起者益眾。鶴素有清望，然不知兵。其冬，京師戒嚴，延綏、寧夏、甘肅、固原、臨洮五鎮總兵官悉以勤王行。延綏兵中道逃歸，甘肅兵亦嘩，懼誅，並合於賊，賊益張。

三年正月，王左掛等攻宜川，為知縣成材所卻，轉攻韓城。軍中無帥，鶴命參政洪承疇禦之。俘斬三百餘人，圍解，賊走清澗。鶴連疏請諸將還鎮，不果，起故將杜文煥任之。二月，延安知府張輦、都司艾穆蹙賊延川，降其魁王子順、張述聖、姬三兒。別賊王嘉允掠延安、慶陽，鶴匿不奏，而給降賊王虎、小紅狼、一丈青、掠地虎、混江龍等免死牒，安置延綏、河曲間。賊淫掠如故，有司不敢問。寇患成於此矣。

七月，嘉允陷黃甫、清水、木瓜，遂陷府谷，文煥擊走之，賊流入山西。已撫王左掛以白汝學攻綏德州，謀內應。事覺，巡按李應期與承疇計誅左掛等綏德，五十七人皆死。十二月，賊神一元攻陷新安、寧塞、柳樹澗等堡。寧塞，文煥所居，宗人多死。

明年正月，賊棄寧塞，陷保安。一元死，弟一魁圍慶陽，陷合水，鶴聞，移駐寧州。一魁求撫，送還合水知縣蔣應昌，別賊拓先齡、金翅鵬、過天星、田近庵、獨頭虎、上天龍等亦先後降。鶴設御座於城樓，賊跪拜呼萬歲。鶴宣聖諭，令設誓，或歸伍，或歸農，

賊佯應之，則立赦其罪，群盜自是視總督如兒戲矣。鶴又以一魁最強，致其婿帳中，同臥起，而一魁果至。數以十罪，則稽首謝。即宣詔赦之，畀以官，處其眾四千餘人於寧塞，使守備吳弘器護焉。文煥聞之，嘆曰：「寧塞之役，賊畏我而逃。今者賊偽降，楊公信之，借名城為盜資。我宗人，可與賊逼處此土乎！」遂以其族行。

五月，鶴移駐耀州。賊攻破金鎖關，殺都司王廉。七月，別賊李老柴、獨行狼攻陷中部，田近庵以六百人守馬欄山應之。而降渠一魁之黨茹成名者，尤桀驁，鶴令一魁誘殺之於耀州，其黨猜懼，挾一魁以叛。御史謝三賓言：「鶴謂慶陽撫局既畢，賊散遣俱盡。中部之賊，寧自天降？」疏下巡按御史吳甡核奏，甡奏鶴主撫誤國。帝怒，逮鶴下獄，戍袁州。

七年秋，子嗣昌擢宣大山西總督，疏辭，言：「臣父鶴以總督蒙譴已三年，臣何心復居此職。」帝優詔答之，而不赦鶴罪。八年冬，鶴卒於戍所，嗣昌請恤。帝復鶴官，而不予恤。鶴初以尤世祿寧夏大捷功，進兵部尚書、太子少保，世蔭錦衣千戶。十年，敘賀虎臣寧夏破賊功，追加太子少傅。十三年，又以甘肅敘功，任一子官。

從弟鶚，崇禎四年進士。官御史，有才名，擢順天巡撫。京師陷，南歸，福王以為兵部右侍郎，總督川、湖軍務。

陳奇瑜

陳奇瑜，字玉鉉，保德州人。萬曆四十四年進士。除洛陽知縣。天啟二年，擢禮科給事中。楊漣劾魏忠賢，奇瑜亦抗疏力詆。六年春，由戶科左給事中出為陝西副使，遷右參政，分守南陽。

崇禎改元，加按察使職，尋歷陝西左右布政使。五年，擢右僉都御史，代張福臻巡撫延綏。時大盜神一魁、不沾泥等已殲，而余黨猶眾。歲大凶，民多從賊。明年五月，奇瑜上疏，極言鄜、延達鎮城千餘里饑荒盜賊狀，詔免延安、慶陽田租。奇瑜乃遣副將盧文善討斬截山虎、柳盜跖、金翅鵬等。尋遣遊擊常懷德斬薛仁貴，參政戴君恩斬一條龍、金剛鉆、開山鷂、黑煞神、人中虎、五閻王、馬上飛，都司賀思賢斬王登槐，巡檢羅聖楚斬馬紅狼、滿天飛，參政張伯鯨斬滿鵝，擒黃參耀、隔溝飛，守備閻士衡斬張聰、樊登科、樊計榮、一塊鐵、青背狼、穿山甲、老將軍、二將軍、滿天星、上山虎，把總白士祥斬掃地虎，守備郭金城斬扒地虎、括天飛，守備郭太斬跳山虎、新來將、就地滾、

小黃鶯、房日兔，遊擊羅世勛斬賈總管、逼上天、小紅旗，他將斬草上飛、一隻虎、一翅飛、雲裏手、四天王、薛紅旗、獨尾狼，諸渠魁略盡。奇瑜乃上疏曰：「流寇作難，始於歲饑，而成於元凶之煽誘，致兩郡三路皆盜藪。今未頓一兵，未絕一弦，擒斬頭目百七十七人，及其黨千有奇。頭目既除，余黨自散，向之斬木揭竿者，今且荷鋤負耒矣。」帝嘉之，令錄有功將士以聞。

延綏群賊多解，獨鈷天哨、開山斧據永寧關。永寧在鎮城東，前阻山，下臨黃河，數年不下。奇瑜謂是不可以力取，乃陰簡銳士，陽言總制檄發兵，令賀人龍將之而西，身為後勁，直抵延川。俄策馬東，曰：「視吾馬首所向。」潛師疾走入山，賊不虞大兵至，驚潰。焚其巢，斬首千六百有奇，二賊俱戫。分兵擊斬金翅鵬、一座城，獲首五百五十。延水群盜盡平，奇瑜威名著關陝。於是群盜盡萃於山西，流突河北、畿南。冬冰堅，從澠池渡，躪河南、湖廣，窺四川。

明年，廷議諸鎮撫事權不一，宜設大臣統之，多推薦洪承疇。以承疇方督三邊，不可易，乃擢奇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陝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廣、四川軍務，專辦流賊。奇瑜檄諸將會兵陝州。先是，老回回、過天星、滿天星、闖塌天、混世王五大營自楚入蜀，陷夔州。阻險，復走還楚，分為三：一犯均州，往河南；一犯鄖陽，往淅川；一犯金漆坪，渡河犯商南。奇瑜乃馳至均州，檄四巡撫會討。陝西練國事駐商南，遏其西北；鄖陽盧象昇駐房、竹，遏其西；河南元默駐盧氏，遏其東北；湖廣唐暉駐南漳，遏其東南。奇瑜乃偕象昇督將士由竹溪至平利之烏林關，十餘戰，斬賊千七百餘級。越七日，大破之乜家溝，斬千八十餘級，總兵鄧玘功為多。已，設伏蚋溪，連戰，斬三百餘級。至獅子山，斬七百二十餘級。別將楊化麟、楊世恩、周任鳳、楊正芳等分道擊殺賊，擒其魁闖王、翻山虎等。

奇瑜上言：「楚中屢捷，一時大盜幾盡，其竄伏深山者，臣督鄉兵為向道，無穴不搜，楚中漸有寧宇。」帝嘉勞之。乃督副將劉遷等搜竹溪、平利賊，追至五狼河，擒其魁十二人。遣參將賀人龍等追八晝夜至紫陽，賊死者萬餘人。

先是，賊入蜀，復自蜀入秦，由陽平關奔鞏昌，承疇禦之秦州。賊遂越兩當，襲破鳳縣，分為二：一向漢中，取間道犯城固、洋縣；一由鳳縣奔寶雞、汧陽。於是賊在平利、洵陽間者數萬，自四川入西鄉者二三萬。犯城固、洋縣者，又東下石泉、漢陰，會漢、興，窺商、雒。當是時，奇瑜以湖廣賊盡，鼓行而西，謂賊不足平也。乃遣遊擊唐通防漢中，以護藩封；遣參將賀人龍、劉遷、夏鎬扼略陽、沔縣，防賊西遁；遣副將楊正芳、余世

任扼褒城，防賊北遁；自督副將楊化麟、柳國鎮等駐洋縣，防賊東遁；又檄練國事、盧象昇、元默各守要害，截賊奔逸。

賊見官軍四集，大懼，悉遁入興安之車廂峽，諸渠魁李自成、張獻忠等咸在焉。峽四山巉立，中亙四十里，易入難出。賊誤入其中，山上居民下石擊，或投以炬火，山口累石塞，路絕，無所得食，困甚。又大雨二旬，弓矢盡脫，馬乏芻，死者過半。當是時，官軍蹙之，可盡殲，自成等見勢絀，用其黨顧君恩謀以重寶賄奇瑜左右及諸將帥，偽請降。奇瑜無大計，遽許之，先後籍三萬六千餘人，悉勞遣歸農。每百人以安撫官一護之，檄所過州縣具糗糧傳送，諸將無邀撓撫事。諸賊未大創，降非實也，既出棧道，遂不受約束，盡殺安撫官五十餘人，攻掠諸州縣，關中大震。

奇瑜悔失計，乃委罪他人以自解。賊初叛，猝至鳳翔，誘開城，守城知其詐，紿以縋城上，殺其先登者三十六人，余噪而去。其犯寶雞，亦為知縣李嘉彥所挫。奇瑜遂劾嘉彥及鳳翔鄉官孫鵬等撓撫局，撫按官亦異心。帝怒，切責撫按，逮嘉彥、鵬及士民五十餘人。奇瑜又請敕陝西、鄖陽、湖廣、河南、山西五巡撫各守要害，有失則治諸臣罪，冀以分己過。又委罪巡撫練國事，國事亦被逮。給事中顧國寶劾奇瑜誤封疆，詔解任候勘。御史傅永淳復劾奇瑜解隴州圍報首功不實，詔除名，錦衣官逮訊。九年六月謫戍邊。

初，奇瑜官南陽，唐王殺其世子，欲並廢世子子聿鍵。賴奇瑜力，聿鍵得為世孫。後聿鍵自立於閩，召奇瑜為東閣大學士。道遠，未聞命，卒於家。

元默，字中象，靜海人。萬曆四十七年進士。除懷慶推官，擢吏科給事中。魏忠賢焰方熾，以鄉里欲招致之，默謝不可。言路承忠賢意，劾罷歸。

崇禎初，復官，歷遷太常卿。六年春，以僉都御史巡撫河南。流賊由均州犯河內，默率左良玉、湯九州、李卑、鄧玘兵待境上；復率九州乘雪夜薄吳城賊營，大破之。嵩、雒以北名城數十，賊避勿敢攻。奇瑜既失李自成於車箱峽，默自汝州移駐盧氏，檄良玉、九州各陳兵守要害，得稍寧者數月。當是時，賊勢張，良玉等承督師檄，守備尚固。默率諸將斬獲多，賊多趨秦、楚境。已，分為三，自潁州犯鳳陽皇陵，中州所在告急。八年夏，默被逮去。久之，得釋歸，八年卒。

熊文燦

熊文燦，貴州永寧衛人。萬曆三十五年進士。授貴州推官，遷禮部主事，歷郎中。出封琉球還，擢山東左參政、山西按察使、山東右布政使。憂歸，自是徙家蘄水。

崇禎元年，起福建左布政使。三月，就拜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其地。海上故多劇盜，袁進、李忠既降，楊六、楊七及鄭芝龍繼起。總兵官俞咨皐招六、七降，芝龍猖獗如故。然芝龍常敗都司洪先春，釋不追；獲一遊擊，不殺；咨皐戰敗，縱之走。當事知其可撫，遣使諭降之。文燦至，善遇芝龍，使為己用。其黨李魁奇再降，再叛去，芝龍擊擒之。海警漸息，而鍾斌又起。斌初亦就撫，後復叛，寇福州。文燦誘斌往泉州，令芝龍擊敗之。既而蹙之大洋，斌投海死。閩中屢平巨寇，皆芝龍力，文燦亦敘功增秩焉。

五年二月，擢文燦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兩廣軍務，兼巡撫廣東。先是，海寇鐘靈秀既降復叛，為芝龍所擒，其黨潰入長汀，轉掠江西屬邑，文燦檄芝龍屢敗賊。而福建有紅夷之患，海盜劉香乘之，連犯閩、廣沿海邑，帝以責文燦。文燦不能討，乃議招撫，賊佯許之。參政洪雲蒸，長沙人，初官廣西參政，嘗搜靈秀余黨，斬三十餘級，盡毀其巢。文燦乃令雲蒸與副使康承祖，參將夏之本、張一傑入賊舟宣諭，俱被執。文燦懼罪，奏諸臣信賊自陷。給事中朱國棟劾之，詔貶秩，戴罪自效。八年，芝龍合廣東兵擊香於田尾遠洋。香脅雲蒸止兵，雲蒸大呼曰：「我矢死報國，急擊勿失！」遂遇害。香勢蹙，自焚溺死，承祖等脫還。賊黨千餘人詣浙江歸款，海盜盡平。

文燦官閩、廣久，積貲無算，厚以珍寶結中外權要，謀久鎮嶺南。會帝疑劉香未死，且不識文燦為人，遣中使假廣西采辦名，往覘之。既至，文燦盛有所贈遺，留飲十日。中使喜，語及中原寇亂，文燦方中酒，擊案罵曰：「諸臣誤國耳。若文燦往，詎令鼠輩至是哉！」中使起立曰：「吾非往廣西采辦也，銜上命覘公。公信有當世才，非公不足辦此賊。」文燦出不意，悔失言，隨言有五難四不可。中使曰：「吾見上自請之，若上無所吝，即公不得辭矣。」文燦辭窮，應曰「諾」。中使還朝，果言之帝。初，文燦徙蘄水，與邑人姚明恭為姻婣，明恭官詹事，又與楊嗣昌善。嗣昌握兵柄，承帝眷，以帝急平賊，冀得一人自助，明恭因薦文燦，且曰：「此有內援可引也。」嗣昌喜，遂薦之。

十年四月，拜文燦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，代王家禎總理南畿、河南、山西、陝西、湖廣、四川軍務。文燦拜命，即請左良玉所將六千人為己軍，而大募粵人及烏蠻精火器者一二千人以自護，弓刀甲冑甚整。次廬山，謁所善僧空隱。僧迎謂曰：「公誤矣。」文燦屏人問故，僧曰：「公自度所將兵足制賊死命乎？」曰：「不能。」曰：「諸將有可屬大事、當一面、不煩指揮而定者乎？」曰：「未知何如也。」曰：「二者既不能當賊，

上特以名使公，厚責望，一不效，誅矣。」文燦卻立良久，曰：「撫之何如？」僧曰：「吾料公必撫。然流寇非海寇比，公其慎之。」文燦去，抵安慶，帝所遣中官劉元斌、盧九德監勇衛營軍者亦至。良玉宿將桀驁，不受文吏節制，會其下與粵軍不和，大詬。文燦不得已，遣還南兵，然良玉軍實不為用。嗣昌言於帝，乃以邊將馮舉、苗有才兵五千人隸焉。有才敗於真陽，而京營將黃得功連破賊兵，威甚振。

當是時，嗣昌建「四正六隅」之策，增兵餉大半，期滅賊，賊頗懼。及文燦至，京軍屢捷，益懼。文燦顧決計招降。初抵安慶，即遣人招張獻忠、劉國能，二人聽命。乃益刊招降檄，布通都。又請盡遷民與粟閉城中，賊無所掠，當自退。帝怒，譙讓文燦。嗣昌亦心非之，既已任之，則曲為文燦解。因其請，畀以畿輔、山西兵各三千。明年，國能果降，而獻忠襲據谷城。會得功又大破賊舞陽，馬士秀、杜應金夜半降信陽城下。獻忠為左良玉所創，幾被擒，其下饑困多散去。獻忠窮蹙，亦因陳洪範以降。於是嗣昌議功罪，絀洪承疇、曹變蛟等，而稱文燦功焉。

已而京軍解遂平圍，斬獲三千有奇。時文燦在裕州，馬進忠、羅汝才十三家賊聚南陽，文燦下令，殺賊者償死。賊不肯從，則賚金帛酒牢犒之，名曰「求賊」。帝訶得狀，曰：「文燦大言無實。」文燦恐。孫傳庭出關擊賊，文燦不救，而嗣昌已入政府掌中樞矣。九月，文燦次襄陽，賊分踞鄖、襄諸險。諸將請戰，文燦議分兵。盧九德曰：「兵分則力弱，一失利，全軍搖矣。莫若厚集其力而合擊之。」眾曰：「善。」乃以僉事張大經監大將左良玉、陳洪範軍，以通判孔貞會監副將龍在田軍，戰於雙溝，大破之，斬首二千餘級。羅汝才、惠登相率九營走均州，李萬慶率三營走光、固。

十一月，京師戒嚴，召洪承疇、孫傳庭入衛。汝才等以為討己也，懼而叩太和山提督中官，求撫於文燦，許之。處汝才及一丈青、小秦王、一條龍四營於鄖縣，處登相及王國寧、常德安、楊友賢、王光恩五營於均州。上言：「臣於李萬慶、賀一龍、馬光玉及順天王主剿，他皆主撫。請赦汝才等罪，授之官。」可之。時京軍、良玉軍皆以入衛行，馬士秀、杜應金遂叛於許州。初，士秀等降，良玉以其眾處許之郊外。許，大州也，良玉諸將寄孥與賄焉。良玉久征不歸，士秀、應金在文燦軍中，偽請急，假良玉軍號入城。夜半，兵從府第出，燒城南樓，劫庫，殺官吏，挈其貲投萬慶。萬慶者，賊魁射塌天也。

十二年三月，良玉還，破降馬進忠，使劉國能擊降萬慶，士秀、應金亦再降。順天王已前死，其黨順義王為其下所殺。文燦遂上言：「臣兵威震懾，降者接踵。十三家之賊，惟革、左及馬光玉三部尚稽天誅，可歲月平也。」帝優詔報之。

初，張獻忠之降也，擁兵萬人踞谷城，索十萬人餉，文燦及中外要人曰與之。為請官、請地、請關防矣，獻忠列軍狀曰請備遣，既而三檄其兵不應，朝野知獻忠必叛也。其後，汝才降，不肯釋甲。及進忠、萬慶等並降，文燦以為得策，謂天下且無賊也。五月，獻忠遂反於谷城，劫汝才於房縣，於是九營俱反。初，均州五營懼見討，自疑，相與歃血拒獻忠，無何亦叛去。帝聞變，大驚，削文燦官，戴罪視事。七月，良玉擊獻忠羅英山，敗績。帝大怒，命嗣昌來代。嗣昌已至軍，即遣使逮文燦下獄，坐大辟，所親姚明恭柄國而不能救也。十三年十月，文燦竟棄市。

練國事

練國事，字君豫，永城人。萬曆四十四年進士。授沛縣知縣，調山陽。

天啟二年，征授御史。廣寧失守，國事請薊州、宣府、大同及山東、山西、河南撫臣各練兵萬，以壯山海聲援。又請捕誅殺大同妖人。又疏論魏忠賢使群閹辱尚書鍾羽正，索冬衣，傷國體。國事在諫垣，匡救多。給事中趙興邦，忠賢私人也，以國事為趙南星黨，劾之，削籍。

崇禎元年復官，擢太僕少卿，進右僉都御史，巡撫陝西。關中頻歲饑，盜賊蜂起。四年正月，神一元陷保安。國事遣賀虎臣援延安，而身率副將張全昌連破點燈子於中部、合阝陽、韓城，又破別部於宜君、雒川，降其魁李應鰲。諸將張全昌、趙大允、王承恩、杜文煥、賀虎臣等分剿賊澄城、宜川、耀州、白水、合阝陽，斬首千九百有奇。總督楊鶴既受群賊降，已，復相繼叛，田近庵、李老柴陷中部。國事偕承恩攻圍五月，克之，而所部亦頻失事，楊鶴被征，國事亦戴罪自贖。

五年，紅軍友、李都司等將犯平涼。國事自涇趨固原，檄大帥楊嘉謨殺賊塘馬，斷其偵探。賊乃走慶陽西壕，嘉謨、曹文詔邀擊，大敗之。自三月至五月，大小數十戰，賊迄破滅。國事免戴罪。

當是時，關中五鎮，大帥曹文詔、楊嘉謨、王承恩、楊麟、賀虎臣各督邊軍協討，總督洪承疇尤善調度。賊魁多殲，余盡走山西，關中稍靖。

六年冬，賊既從澠池渡，入盧氏。明年，賊遂由河南、湖廣入漢南。總督陳奇瑜檄國事

駐商州，協剿商南、盧氏賊。漢南賊遂由寧羌至兩當，掠鳳縣，出棧道，陷寶雞，關中賊復熾。既而奇瑜受賊降，檄諸軍勿擊。賊出險，遂大掠鳳翔、麟遊、寶雞、扶風、汧陽、乾州、涇陽、醴泉。奇瑜委罪國事以自解，國事上言：「漢南賊盡入棧道，奇瑜檄止兵，臣未知所撫實數。及見奇瑜疏，八大王部萬三千餘人，蠍子塊部萬五百餘人，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，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餘人，臣不覺仰天長嘆。夫一月內，撫強寇四萬餘，盡從棧道入內地，食飲何自出，安得無剽掠？且一大帥將三千人，而一賊魁反擁萬餘眾，安能受紀律？即藉口回籍，延安州縣驟增四萬餘人，安集何所？合諸征剿兵不滿二萬，而降賊逾四萬，豈內地兵力所能支，宜其連陷名城而不可救也。若咎臣不堵剿，則先有止兵檄矣；若雲賊已受撫，因誤殺使人致然，則未誤殺之先，何為破麟遊、永壽。今事已至此，惟急調大軍致討，若仍以願回原籍，禁兵勿剿，三秦之禍安所終極哉！」疏入，事已不可為，遂逮下獄。九年正月遣戍廣西。久之，敘前功，赦還，復冠帶。

福王時，召為戶部左侍郎，尋改兵部。十二月加尚書，仍蒞侍郎事。明年二月致仕，未幾卒。

丁啟睿

丁啟睿，永城人。萬曆四十七年進士。崇禎初，歷山東右參政，坐事謫陝西副使。九年，寧夏兵變，啟睿捕斬殺巡撫王楫者首惡六人，軍中大定。再遷右布政使，分守關南，從巡撫孫傳庭討賊。

十一年冬，就拜右僉都御史，代傳庭巡撫陝西。歲頻旱，民益為盜，長武、環、白水、長安、臨潼、咸陽賊起如猬毛。十三年，用督師楊嗣昌薦，擢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，代鄭崇儉總督陝西三邊軍務討賊。明年，嗣昌死，加啟睿兵部尚書，改稱督師，代嗣昌盡督陝西、湖廣、河南、四川、山西及江南、北諸軍，仍兼總督陝西三邊軍務，賜劍、敕、印如嗣昌。

啟睿自謫河西副使，數遷皆在陝西，然實庸才。為督、撫，奉督師期會，謹慎無功過；及督師任重專制，即莫知為計。啟睿已受命出潼關，將由承天赴嗣昌軍於荊州。湖廣巡按汪承詔言大寇在河南，荊、襄幸息警，無煩大軍，盡匿漢津船。啟睿至，五日不得渡，折而向鄧州，州人閉門詬；過內鄉，長吏閉之糴。軍行荒山間，割馬騾，燎以野草，士啖不得飽。是時李自成已陷洛陽，圍開封，有眾七十萬，啟睿憚不敢援。聞張獻忠在光

山、固始間，少弱，乃謀於諸將曰：「上命我剿豫賊，此亦豫賊也。」遂檄左良玉破之於麻城，斬首千二百。開封日告急，則曰：「我方有事於獻忠，不赴矣。」聞傅宗龍將入關督秦師，啟睿曰「三邊已置總督矣」，乞帝更敕書，乃更敕書宗龍辦自成。九月，宗龍敗歿於項城，啟睿不能救。賊乘勝陷南陽，殺唐王，開、汝二郡望風下。十二月，自成再圍開封。河南巡撫高名衡飛檄至，啟睿督兵赴之，避賊入城，部下大淫掠。總兵陳永福射自成，中其左目。明年正月，賊解圍去。

啟睿之在許州也，畏賊逼，始赴開封。離城三十里，而城即破。其抵開封，啟門入，賊乘之，幾陷。四月，自成合群賊復攻開封。六月，帝釋侯恂於獄，命督援剿諸軍救開封。未至，開封圍益急。帝數詔切責啟睿。啟睿不得已，乃大集良玉、虎大威、楊德政、方國安之軍，偕保定總督楊文嶽，以七月會於朱仙鎮，與賊壘相望。賊眾百萬，啟睿欲戰，良玉曰：「賊鋒銳，未可擊也。」啟睿曰：「圍已急，必擊之。」諸將皆懼。良玉歸營即先走，諸營俱走，啟睿、文嶽聯騎奔汝寧。賊渡河逐之，追奔四百里。喪馬騾七千，將士數萬，啟睿敕書、印、劍俱失。事聞，詔褫職候代。九月，賊決馬家口河灌開封，開封遂陷，乃征下吏，久之釋歸。自嗣昌死二年而啟睿敗，啟睿敗又二年而明亡矣。

福王時，啟睿夤緣馬士英充為事官，督河南勸農、剿寇諸務。尋以擒斬歸德偽官，拜兵部尚書，加太子太保，官其一子。事敗，脫身旋裏，久之卒。

從父魁楚，崇禎四年春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。七年，擢兵部右侍郎，代傅宗龍總督薊、遼、保定軍務。九年七月，畿輔被兵，魁楚坐下吏，久之放還。福王時，起故官，總督河南、湖廣，兼巡撫承天、德安、襄陽。未赴，會兩廣總督沈猶龍入為侍郎，魁楚竟代其任。尋加兵部尚書。唐王自立於福州，命以故官協理戎政。靖江王亨嘉反桂林，下梧州，執巡撫瞿式耜。魁楚檄思恩參將陳邦傳等襲走之，獲於桂林。封魁楚平粵伯，仍留鎮兩廣。閩中事敗，與式耜擁立桂王於肇慶，進東閣大學士，兼理戎政。大清兵下廣州，漸迫肇慶。魁楚奉王走梧州，復棄之，走岑溪。輜重多，舳艫相屬，為大將李成棟追獲，魁楚遂降。成棟與有隙，錄其家數百人殺之，魁楚乞一子，成棟笑曰：「汝身且莫保，尚求活人耶？」並殺之。

鄭崇儉

鄭崇儉，字大章，寧鄉人。萬曆四十四年進士。授河南府推官，歷濟南兵備副使。崇禎初，遷陝西右參政。屢遷右僉都御史，巡撫寧夏。數敗套寇，賚銀幣，世蔭錦衣副千戶。

十二年正月，擢兵部右侍郎，代洪承疇總督陝西三邊軍務。五月，張獻忠反谷城，羅汝才等九營皆反，興安告警。總理熊文燦請敕楚撫方孔炤防荊門、當陽，鄖撫王鰲永防江陵、遠安，陝撫丁啟睿、蜀撫邵捷春各嚴兵於其境。而崇儉主提兵合擊，時固原、臨洮、寧夏三總兵左光先、曹變蛟、馬科隨承疇人衛，柴時華中道還甘肅，征之不應，崇儉乃檄副將賀人龍、李國奇等軍發西安。國奇至洛陽，卒大噪，剽瑞王租。國奇已擢陝西總兵官，坐停新命，崇儉亦貶一秩。

獻忠既叛，大敗左良玉軍於房縣之羅英山，謀入陝。崇儉率人龍、國奇軍扼之興安，賊還走興山、太平，處楚、蜀交。是時，楊嗣昌已出師，入文燦軍而代之矣。先是，尚書傅宗龍議令崇儉兼督蜀軍，而嗣昌亦檄秦軍入蜀。崇儉乃以十三年二月率人龍、國奇會良玉大敗賊於瑪瑙山，獲首功千三百三十有三，降賊將二十有五人，獲馬騾、甲仗無算。是役也，崇儉身在行，而嗣昌遠處襄陽。及論功，所賜半嗣昌，但增一秩，復先所降一秩而已。

獻忠既敗，竄柯家坪，蜀將張令追之，被圍。崇儉遣兵擊走賊，人龍、國奇等復追敗之寒溪寺、鹽井，先後斬首千五百級，其黨順天王、一條龍、一隻龍皆降。崇儉軍五日三捷，威名甚振。以年衰乞骸骨，不許，令率總兵鄭家棟還關中，留人龍、國奇討賊。

當是時，獻忠竄伏興、歸山中。秦、楚師俱集於夔，諸將協心窮搜深箐，千餘殘寇可盡殲。崇儉既去，未幾，人龍軍亦自開縣噪而西歸，楚師遂敗績於土地嶺，蜀中由是大亂。嗣昌因言崇儉撤兵太早，致賊猖獗。帝初以崇儉不能馭軍，不悅，及是命削籍，以啟睿赴軍前代理，而疑崇儉托疾，令按臣核實。明年春，獻忠陷襄陽，嗣昌死，帝益恨崇儉不掎角平賊也，逮下獄，責以縱兵擅還，失誤軍律。不俟秋後，以五月棄市。

帝自即位以來，誅總督七人，崇儉及袁崇煥、劉策、楊一鵬、熊文燦、范志完、趙光抃也。帝憤寇日熾，用法益峻，功罪不假貸，而疆事寢壞，卒至於亡。福王時，給事中李清言：「崇儉未失一城、喪一旅，因他人巧卸，遂服上刑。群臣微知其冤，無敢訟言者，臣甚痛之。」崇儉冤始白。

方孔炤

方孔炤，字潛夫，桐城人。萬曆四十四年進士。天啟初，為職方員外郎。忤崔呈秀，削

籍。

崇禎元年，起故官。憂歸。定桐城民變，還朝。十一年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，擊賊李萬慶、馬光玉、羅汝才於承天，八戰八捷。時文燦納獻忠降，處之谷城。孔炤條上八議，言主撫之誤，不聽，而陰厲士馬備戰守。已而賊果叛，如孔炤言。賊故畏孔炤，不敢東，文燦乃檄孔炤防荊門、當陽，鰲永防江陵、遠安，秦、蜀各嚴兵。崇儉主合擊，孔炤乃請專斷德、黃，守承天，護獻陵；而江、漢以南責鰲永。會嗣昌代文燦，令孔炤仍駐當陽。惠王常潤言：「孔炤遏獻忠，有來家河、神通堡之捷，射中賊魁馬光玉，陵寢得無虞。請增秩久任。」章下部，未奏，而部將楊世恩、羅安邦奉調，會川、沅兵剿竹山寇。兩將深入，至香油坪而敗。嗣昌既以孔炤撫議異己也，又忮其言中，遂因事獨劾孔炤，逮下詔獄。子檢討以智，國變後，棄家為僧，號無可者也，伏闕訟父冤，膝行沙堰者兩年。帝為心動，下議，孔炤護陵寢功多，減死戍紹興。久之，用薦復官，以右僉都御史屯田山東、河北。馳至濟南，復命兼理軍務，督大名、廣平二監司禦賊。命甫下而京師陷，孔炤南奔。馬、阮亂政，歸隱十餘年而終。

先是，有以陵寢失守獲重譴者，為楊一鵬。一鵬，臨湘人。歷官大理寺丞，削籍。崇禎六年，以兵部左侍郎拜戶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，總督漕運，巡撫江北四府。鳳陽軍民素疾守陵太監楊澤貪虐，引賊來寇。八年正月，賊遂攻陷鳳陽，焚皇陵，燒龍興寺，燔公私邸舍二萬二千六百五十，戮中都留守朱國相、指揮使程永寧等四十有一員，殺軍民數萬人。

先是，賊漸逼江北，兵部尚書張鳳翼請敕一鵬移鎮鳳陽，溫體仁格其議。賊驟至，一鵬在淮安，遠不及救。帝聞變大驚，素服避殿，親祭告太廟，遂逮一鵬及巡按御史吳振纓、守陵官澤。澤先自殺，一鵬棄市，振纓戍邊。

邵捷春

邵捷春，字肇復，侯官人。萬曆四十七年進士。累官稽勛郎中。

崇禎二年，出為四川右參政，分守川南，撫定天全六番高、楊二氏。遷浙江按察使。大計，坐貶。久之，起四川副使，以十年秋抵成都。時秦賊已入蜀，巡撫王維章、總兵侯良柱悉眾北拒，城中惟屯田軍及蜀府護衛軍，人情恇懼，捷春啟門納鄉民避賊者。中尉奉鐙勾賊抵城下，捷春與御史陳廷謨擒擊奉鐙，而募市人、起廢將固守。賊去，蜀王疏

其功。會維章罷，傅宗龍代，命捷春監軍，偕總兵羅尚文擊賊。明年，尚文及安錦副使吳麟征大破賊過天星等。捷春進右參政，仍監軍。

十二年五月，宗龍入掌中樞，即擢捷春右僉都御史代之。時張獻忠、羅汝才已叛，謀入秦。秦兵扼之興安，乃犯興山及蜀太平，遂窺大寧。捷春遣副將王之綸、方國安分道扼之。國安連破賊，賊遂還入秦、楚。十月朔，楊嗣昌誓師襄陽，檄蜀軍受節度。嗣昌以楚地廣衍，賊難制，驅使入蜀，蜀險阻，賊不得逞，蹙之可全勝，又慮蜀重兵扼險，賊將還毒楚，調蜀精銳萬餘為己用，蜀中卒自是益疲弱不足支矣。捷春憤曰：「令甲失一城，巡撫坐。今以蜀委賊，是督師殺我也。」爭之，不能得。於是汝才、惠登相遂自興山、遠安犯大寧、大昌，獻忠亦西至太平。明年二月，左良玉大破獻忠瑪瑙山，他將張應元、張令等復數敗之。獻忠乃逃興、歸山中。久之復振，由汝才入寧昌故道走而西。

初，汝才在寧昌阻江，為諸將劉貴、秦良玉、秦翼明、楊茂選等所拒，不得渡。會獻忠西，遂與合。貴等戰皆卻，賊乃渡江，營萬頃山、苦桃灣，其別部營紅茨崖、青平砦，歸、巫間大震。嗣昌乃上夷陵，而檄捷春扼夔門。蜀大寧、大昌界楚竹溪、房縣，有三十二隘口，嗣昌欲厚集兵力專守夔，棄寧、昌啖賊，官軍環攻之。捷春曰：「棄隘口不守，是延賊入戶也。」乃遣茂選及覃思岱等出關分守。二將不相得，思岱鐕殺茂選，捷春令兼統其眾，其眾相率去。賊入隘，守者潰，賊夜斬夔關，將士大驚潰，新寧、大竹皆陷。而汝才、登相越巴霧河，陷開縣，為鄭嘉棟、賀人龍所破。汝才乃與小秦王、混世王東奔，而登相獨過開縣西。人龍及李國奇又西追之，汝才等遁還興山，屢挫。會嗣昌下招降令，小秦王、混世王皆降，惟汝才逸去。嗣昌見楚地無賊，以八月終率師入蜀，於是群賊盡萃蜀中。

當是時，捷春提弱卒二萬守重慶，所倚惟秦良玉、張令軍。無何，秦師噪而西歸，楚將張應元等敗績於夔州之土地嶺。於是捷春以大昌上、中、下馬渡水淺地平，難與持久，乃扼水寨觀音巖為第一隘，以部將邵仲光守之。而夜叉巖、三黃嶺、磨子巖、魚河洞、下湧諸處，各分兵三四百人以守。萬元吉以兵分力弱為憂，捷春不聽。九月，獻忠突敗仲光軍，破上馬渡。元吉急檄諸將分邀之，復令張奏凱屯淨壁，捷春遣二將羅洪政、沈應龍為助。十月，獻忠突淨壁，遂陷大昌，屯開縣。良玉、令兩軍皆覆。賊行則哨探，止則息馬抄糧。關隘偵候不明，防軍或遠離戍所，賊乘隙而過無人之境。嗣昌遂收斬仲光，上疏劾捷春失事。捷春收兵扼梁山。時登相已歸正，而汝才復與獻忠合，以梁山河深不能渡，乃自開縣西走達州。捷春退保綿州，扼涪江。賊疾走，陷劍州，遂趨廣元，將由間道入漢中，為秦兵所扼，乃復走巴西。應元諸軍邀之梓潼，戰小利，既而衄，蜀

將曹誌耀等力戰卻之。降將張一川、張載福陷陣死，涪江師遂潰，賊屠綿州。捷春歸成都，賊逼成都。十一月，逮捷春使者至，遂以軍事付代者廖大亨而去。

捷春為人清謹，治蜀有惠政。士民哭送者載道，舟不得行，競逐散官旗。蜀王為疏救，不聽。敕巡按御史遣官送京師，下獄論死。捷春知不可脫，明年八月仰藥死獄中。福王時，復官，贈兵部右侍郎。

余應桂

余應桂，字二磯，都昌人。萬曆四十七年進士。歷知武康、龍巖、海澄三縣。

崇禎四年，征授御史。劾戶部尚書畢自嚴朋比，殿試讀卷，取陳於泰第一。於泰者，首輔周延儒姻也。劾延儒納孫元化參、貂，受楊鶴重賂。帝方眷延儒，責應桂。未幾，賊陷登州，元化被執，應桂再疏劾延儒。帝怒，貶三秩視事，應桂引疾歸。

七年還朝，出按湖廣，居守承天。捐贖鍰十餘萬募壯士，繕城治器，賊不敢逼獻陵。帝聞而嘉之。期滿，命再巡一年。貽贖鍰萬五千助盧象昇軍需，而奏報屬城失事，具以實聞。帝以是知巡撫王夢尹詐，而益信應桂。期滿，命再巡一年。十年，即擢應桂右僉都御史，代夢尹。

當是時，諸監司袁繼咸、包鳳起、高鬥樞輩已削平湖南群賊，而江北賊勢日熾，諸將雖奏捷，不能大創也。帝命熊文燦為總理，文燦主撫。明年，降其渠劉國能、張獻忠。馬進忠西走潼關，馬光玉、賀一龍、李萬慶、順義王、九條龍眾十餘萬萃麻城、黃安。應桂諭降光玉、一龍，未至，而遣將擊順天王等於黃福店，賊遂走黃安。會文燦至麻城，應桂請協擊，不從。賊復東走江北，為左良玉所遏，折而走廣濟、蘄水。文燦檄諸道兵合擊賊於茶山，賊逸於應桂所分地，文燦遂劾其後期誤軍。兵部尚書楊嗣昌以應桂曾劾其父鶴也，奏逮之。應桂乃陳撫剿始末，白己無罪，而詆文燦，言：

正月初，議撫劉國能，其黨李萬慶等諸大賊盡走泌陽、棗陽。時文燦、良玉並在德安。臣以為兵勢方盛，宜乘此追剿，而文燦調良玉諸軍盡赴信陽剿馬進忠。臣謂進忠小寇，勝之不武，文燦不聽。自此機一失，賊走西，而文燦東，致張獻忠攻陷谷城以要撫，李萬慶五部收余燼，勢復振。而豫、楚之患，遂自文燦之愎諫貽之矣。迨賊西潰之後，遮飾上聞，妄報斬級。其自恃所長惟火炮火攻，經過州縣用夫至八百，死亡載道，未見其

一試也。

且文燦辦賊之策曰「先撫後剿」。乃茶山不效，麻城又不效，第見招撫之旗絡繹於道。一遣使招賀一龍，而使者被殺；一遣使招李萬慶，而饋鹽椒運魚肉與通市，賊反因之焚掠，未見一賊歸順也。天下有如是撫法乎！其一切軍需，悉取於所歷之有司，名曰「借辦」，致城市空虛，子遺盡絕。三月至麻城，民不堪淫掠，欲焚其署，始踉蹌而走。麻城，文燦婿家也，戚裏如是，余可知矣。三月在蘄水，其兵殺鄉民報捷，民家環哭，竟不敢治一兵。蘄水，文燦家園也，鄉里如是，余可知矣。是以捷報日張，寇勢愈熾。十三家之賊蹂躪南陽、汝寧，如履無人之境。文燦駐宛、汝已久，調度不聞，天下有如是剿法乎！獻忠在谷城招納亡命，買馬置器，人人知其叵測。文燦顧欲借之為前茅，遣官調之，非惟不應，復留解餉之官，求總兵湖廣。今已造浮橋跨漢水矣。文燦前既誇張而敘功，後復掩匿而不報，可不謂之欺君乎！以總理之大柄畀之顛蹶之耄夫，臣不知其可也。

帝不納。逮至，下獄。

初，應桂貽書文燦，言獻忠必反，可先未發圖之。其書為獻忠邏者所得，獻忠騰牒鄖陽巡撫戴東旻，言「撫軍欲殺我」，東旻聞之文燦，文燦再糾應桂。應桂再疏辨，帝亦不納。應桂竟遣戍。無何，獻忠果反，廷臣交章薦應桂。

十六年，起應桂兵部右侍郎。十月，潼關陷，帝召問大臣。陳演言：「賊入關中，必戀子女玉帛，猶虎入陷阱。」應桂叱之曰：「壯士健馬咸出關西。賊得之，必長驅橫行，大臣安得面謾！」演股栗失色。十一月，督師孫傳庭戰歿，命應桂兼右僉都御史往代之。應桂以無兵無餉，入見帝而泣。帝但遣京軍千人護行，給御用銀萬兩、銀花四百、銀牌二百、蟒幣二百、雜幣倍之，為軍前賞功之用而已。應桂既受命，日夜悲疑，將至山西，則偽官充斥，逡巡不得前。帝責以逗遛，奪職，命新擢陝西巡撫李化熙代之，化熙亦不能進也。未幾，京師陷。應桂家居不出。久之，死於難。

高鬥樞

高鬥樞，字象先，鄞人。崇禎元年進士。授刑部主事。坐議巡撫耿如杞獄，與同列四人下詔獄。尋復官，進員外郎。

五年，遷荊州知府。久之，擢長沙兵備副使。楚郡之在湖北者，盡罹賊禍，勢且及湖南，臨、藍、湖、湘間土寇蜂起。長沙止老弱衛卒五百，又遣二百戍攸縣，城庫雉堞盡圮。鬥樞至，建飛樓四十，大修守具。臨、藍賊艘二百餘，由衡、湘抵城下，相拒十餘日乃卻去，轉攻袁州。遣都司陳上才躡其後，賊亦解去。尋擊殺亂賊劉高峰等，撫定余眾。詔錄其功。巡撫陳睿謨大征臨、藍寇，鬥樞當南面，大小十餘戰，賊盡平。詔賚銀幣。

十四年六月進按察使，移守鄖陽。鄖被寇且十載，屬邑有六，居民不四千，數百里荊榛。撫治王永祚以襄陽急，移師鎮之。鬥樞至甫六日，張獻忠自陝引而東。鬥樞與知府徐啟元遣遊擊王光恩及弟光興分扼之，戰頻捷，賊不敢犯。光恩者，均州降渠小秦王也。初與張獻忠、羅汝才輩為賊，獻忠、汝才降而復叛，均州五營懼見討自疑。又以獻忠強，慮為所並，光恩斂眾據要害以拒獻忠。居久之，乃有稍稍陬去者，光恩亦去，已而復降。光恩善用其下，下亦樂為之用。鬥樞察其誠，招入郡守。當是時，鬥樞、啟元善謀，光恩善戰，鄖城危而復全。

十五年冬，李自成陷襄陽、均州，攻鄖陽四日而去。明年春，復來攻，十餘日不克，乃退屯楊溪。五月，鬥樞召遊擊劉調元入城，旬日間殺賊三千餘。自成將來攻，卒不克而去。乃令光恩復均州，調元下光化，躬率將士復谷城。將襲襄陽，聞孫傳庭敗，旋師，均州復為賊有。

十七年正月，自成遣將路應標等以三萬人攻鄖。鬥樞遣人入均州，燒其蓄積，賊乏食而退。當是時，湖南、北十四郡皆陷，獨鄖在。自十五年冬撫治王永祚被逮，連命李乾德、郭景昌代之，路絕不能至，中朝謂鄖已陷，不復設撫治。十六年夏，鬥樞上請兵疏，始知鄖存，眾議即任鬥樞。而陳演與之有隙，乃擢啟元右僉都御史任之，加鬥樞太僕少卿，路阻亦不能達。是年二月，朝議設漢中巡撫，兼督川北軍務，擢鬥樞右副都御史以往，朝命亦不達。至三月始聞太僕之命，即以軍事付啟元。七月而北都變聞，並聞漢中之命，地已失，不可往。

福王立，移鬥樞巡撫湖廣，代何騰蛟。復以道路不通，改用王驥，鬥樞皆不聞也。國變後數年卒。啟元、光恩亦皆以功名終。

張任學

張任學，安嶽人，天啟五年進士。授太原知縣，以才調榆次。

崇禎四年，舉治行卓異入為御史。陳蜀中私稅、催科、訟獄三大苦，帝為飭行。出視兩浙鹽法，數條奏利弊。八年，流賊陷鳳陽，詔逮巡按吳振纓，命任學往代。還朝，復按河南，監軍討賊。時群盜縱橫，而諸將縮朒不敢擊。任學慨然曰：「事不辭難，臣職也。賊勢如此，我輩可雍容坐鎮耶！」十一年二月，遂上疏極詆諸將。請易武階，親執干戈，為國平賊。帝壯之，下吏、兵二部及都察院議。諸臣以文吏無改武職者，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總兵事。帝不從，命授署都督僉事，為河南總兵官。河南舊無總兵，左良玉、陳永福並以客兵備援剿，至是大將特設，而麾下無一官，兵部乃以署鎮許定國兵授之，使參將羅岱為中軍。岱，健將，屢著戰功，任學倚以自強。時熊文燦專主撫，劉國能、張獻忠俱降，羅汝才、馬進忠、李萬慶等躪中原如故。河南人據塢壁自保者數十，賊悉摧破之，踞息縣、光州，磔人投汝水，水為赤，任學不能大創也。進忠勢衰，佯求撫，文燦及巡撫常道立許之，乘間逸去。事聞，任學與文燦、道立並鐫秩。

七月，任學督岱等赴羅山，合左良玉軍擊汝才、萬慶及紫微星、順義王，大敗之，追奔五十里，斬首一千四百有奇，獲黑虎狼、滿天星，賊奔遂平。九月，進忠寇開封，至瓦子坡。岱奮擊，賊盡棄輜重遁入大隗山，獲其妻子。

其冬，京師戒嚴，任學入衛，道謁文燦，言：「獻忠狼子野心，終為國患，我以勤王為名，出其不意，可立縛也。」文燦不能用。抵畿南，有詔卻還。巡撫道立調良玉兵於陝州，賊乘盧氏虛，遁入內鄉、淅川，為文燦所劾。明年除道立名，任學亦鐫一秩。遊擊宋懷智、都司孔道興再破賊陳州，部將王應龍、尤之龍等破賊襄城，五戰皆勝。副將岱與應龍、懷智等復破賊葉縣，十日奏八捷，帝詔所司核實。已，又挫賊裕州。而是時總兵孫應元、黃得功統京軍討賊，屢奏大捷。凱旋錄功，任學亦敘復二秩。

尋與左良玉、陳洪範蹙李萬慶於內鄉。萬慶方降，獻忠已叛，文燦盡調河南軍援剿，獨任學留汝南。川貴總督李若星論文燦主撫之謬，請復任學原官，攝行大將，督察軍事。不從。七月，獻忠合汝才自房縣西走，岱偕良玉追之。良玉令岱為前鋒，己隨其後。至羅狼藉　　山，軍乏食。賊伏兵要害，岱與副將劉元捷鼓勇直上，伏四起。岱馬足掛於藤，抽刀斷之，蹶而復進，乃棄馬步鬥，久之矢盡，陷於賊，良玉軍亦大敗。事聞，任學坐褫職。十五年，言官請起廢，任學與焉，未及用而卒。

贊曰：流賊之肆毒也，禍始於楊鶴，成於陳奇瑜，而熾於熊文燦、丁啟睿。然練國事、鄭崇儉先罹其罰，而邵捷春、余應桂亦或死或戍。疆場則剿撫乖方，廟堂則賞罰不當，

僨師玩寇，賊勢日張，謂非人謀不臧實使之然乎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